



冷 山 热 血

绿色星河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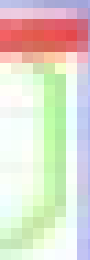


冷

山

热

山



冷山热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山热血/郭富文等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9
(绿色星河丛书)

ISBN 7-5033-0906-7

I. 冷… II. 郭…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79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8.50 元 (膜)

出版说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队伍,90年代以来,具有跨世纪军人素质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群体更是层出不穷。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江主席关于“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要走在全社会的前列”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我们在总政首长和机关的指导下,会同全军各大单位组织编写了这套全面反映90年代以来全军重大典型的报告文学丛书《绿色星河》。

本丛书分为《冷山热血》、《拥抱朝阳》、《倚天铸剑》、《凭潮砺兵》、《长城飞虹》五卷。共收入90年代以来全军及武警部队涌现出来的重大典型94个,以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军委命名的英模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的军人为主,一些在全国全军影响重大,尤其是致力于军队现代化建设、面向未来高科技战争研究成就突出的新典型,也由各大单位组织及文化部门认真推荐,慎重入选。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收入这套报告文学丛书中的英雄模范和先进群体,是一道璀璨的星河,将永远闪耀在共和国的天空。

1997年9月

目 录

天涯守礁人	郭富文 (1)
共铸岛魂	朱建信 (32)
甘巴拉人	周章和 郑赤鹰 (56)
西部仍在隆升	王 鹏 (73)
以雄风和山体的名义	王 鹏 (103)
阿里境界	李广智 (134)
高原孤岛	冉启培 (173)
情壮高原	曹伟风 李 亚 吴福军 (188)
雪冷血热	黄恩诚 (206)
寻访单杰	杨景民 (221)
征服死亡地带	丁光洪 (248)
无私的缉私队长	刘秉荣 (277)
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	郑国联 吴东峰 黄群文 (297)
情满钱江桥	苏向国 (312)

壮歌，唱响波峰浪谷间

.....	何 涛 魏诗文 汪家友	(333)
游向广阔的心海.....	莫 言	(350)
淮河丰碑	张 龙 周朝权	(361)
追求不悔	龙泰岭	(380)
冬雪塑就的英雄	陈唐盛 陈飞虎	(392)
火焰后面的路	王一兵	(407)
平凡人生	桂恒彬	(438)
为二十二岁点歌.....	尹家民	(457)
血染生命册	张海平	(466)
为了这片祥云	宋金友	(477)



天涯守礁人

●郭富文

浊浪滔天的南中国海，给立足未稳的龚允冲来了个下马威。

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席卷着礁盘，巨浪发出排炮一般的轰鸣，伫立在汪洋大海中的高脚屋颤抖着，数十根直插海底的钢柱吱吱作响，随之便扭曲成一团。一排巨浪袭来，海水野兽般冲进屋里，桌椅、床板漂了起来，撞击声、撕裂声、呼喊声撼动着每个人的心。龚允冲紧紧抱住一根立柱，眼睛死死地盯着铅灰色的海面……

1990年7月的这场强风暴横扫南沙海域，一时间天地浑然，海啸浪涌，大有力夺千钧、毁灭一切之势。然而，守卫在沧海孤礁上的共和国士兵挺过来了。作为守礁官兵优秀代表的龚允冲面对高温、飓风、寂寞、危险乃至死亡，笑傲天涯，创造了连续守礁758天、累计守礁1280天和领导干部10上南沙等8项第一，荣登第七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榜首。

硬如礁，柔如风

1990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三的上午，龚允冲下班后又在办公室呆了半个小时，当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回机关单身宿舍时，妻子施娟和3岁的女儿思思已在餐桌前等了多时。

“加班了？快坐下来吃饭吧。”妻子一边跟他打着招呼，一边给他盛饭。

妻子和女儿是10天前千里迢迢、历尽艰辛从苏北老家赶来部队同龚允冲团聚的。腊月二十五，在武汉转车时买不到车票，找不到旅馆，母女俩住在一间地下室里，半夜俩人发高烧，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喝到，施娟撑着身子下床去，腿一软倒在地上，头上磕破了皮。第二天她们买了一个塑料凳，硬往火车上挤，多亏了一个列车员开恩，母女俩才得以在春节前赶到湛江，到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龚允冲想到这一切，心中一下子乱了阵脚，他本来是要把一个决定告诉妻子的，但突然间难以启齿。于是便改口对妻子说：“小娟，拿酒来，今天我陪你喝一杯。”

妻子一愣，“这是犯的那门子神经，咱一家人都不会喝酒，过年就没买白酒，有一瓶葡萄酒，你喝？”

“喝。”

三杯酒落肚，龚允冲脸红得像灯笼。“小娟，你嫁给我这几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夫妻难得团聚一次，真是对不起你呀。”

妻子放下筷子，满心狐疑。“干什么这样悲壮，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龚允冲又喝了一杯，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妻子，“小娟，过几天我要到南沙去了。”

“去就去呗，快去快回，俺娘俩等你回来，咱们再一起回老家，

你答应过送俺回去的。”施娟有些不快地说。

“我是去南沙守礁的，一年半载回不来，电话不能打，连通信都很困难，几个月才能收到一次信……”

龚允冲没说完，妻子已经离开饭桌，倒在床上抽泣起来。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本来想再晚几天告诉你的，但又怕你感到突然，晚说不如早说，好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

龚允冲不会安慰妻子，一遇到这种场面就更束手无策了。

对于南沙，作为一名海军军人妻子的施娟并不陌生。过去，她多次听丈夫谈起南沙。在家里，她特别关注南沙的报道，她从电视里看到过我军驻守的高脚屋，那是用几根钢管扎在海水里支起的铁棚子，大海茫茫，就那一座孤零零的高脚屋，汹涌的波涛冲击着礁盘，一艘小艇驶过去，人们朝高脚屋卸东西。施娟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还是在父母家中，她真的为守礁战士的英雄气概感动过。她同父母一起议论，说允冲的部队就是守卫南沙的，这些人都是允冲的战友。当时并不知道允冲也会去守礁，只是感到南沙太苦了，战士们太可爱了，甚至有些可怜。没想到，丈夫即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就在这天晚上，夫妻俩先把女儿哄睡，然后两人倚在床上，来了一个彻夜长谈。

允冲说，南沙群岛有82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相当于8个江苏省大，由大小230个岛屿、沙洲、暗礁组成。南沙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我国最大的热带渔场，盛产名贵的石斑鱼、龙虾、海龟、玳瑁，还储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更重要的，南沙是一个巨大的石油、天然气宝库，现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就有350亿吨，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但自70年代以来，一些周边国家相继出兵侵占了南沙的岛屿，大量地开采石油、天然气，这是从我们民族的肌体上抽血。我们的海军舰艇部队从80年代初就前去巡逻，从1988年开始，由陆战部队在南沙6个礁驻防。作为

一名军人，去南沙守礁是责任，也是很光荣的。

对南沙的这些情况，过去施娟从丈夫的口中断断续续听到过一些，这也算不了什么机密。这次她拖儿带女赶在春节客流高峰期来湛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春节前随军的指标已经批准，她可以结束同丈夫牛郎织女的生活，带着女儿到湛江安家落户了。她在两年前来过一次湛江，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但景色不错，气候温和，生活水平也不算高，据说还是沿海开放最早的14个城市之一，发展的潜力很大，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要比苏北农村强得多，她和女儿就要成为城市人了，这是多少农村姑娘羡慕的，也是她期盼了几年的，这次来看一看，定定点，回去以后就能办随军手续了。

第二个目的是来湛江告别的。春节前允冲写信说海军总部准备选调一名业务强的参谋，组织上推荐他去，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怕不能胜任。如果调令到了，他也只能赶鸭子上架，去了好好学习，尽快适应。施娟接到信也高兴了一阵子，如果丈夫进了北京，以后到北京旅游也有住的地方了，说不定还能够随军过去。不管是走是留，这次来湛江看看都是值得的，因此才不辞辛苦来到湛江。没想到，龚允冲北京没去成，湛江没留住，却一下子到了南沙，真是太突然了。

施娟问他：“你去南沙是组织上的决定还是自己要去的？”

龚允冲毫不隐瞒：“是我自己要求去的。”

“为什么？”妻子大惑不解。

“前几天舰队首长指示要从机关为南沙守备部队挑选一名参谋，不少人都愿意去，因为那是直接为守卫南沙服务，从条件上看，我的条件最好。”

至于什么条件，龚允冲当时没有告诉妻子，他在申请书上却写得一清二楚：“我有14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具有到南沙守礁的业务能力；经过大学3年外国语深造，具有开展南沙参谋工

作的特殊条件；参加过两次实战的作战值班，具有处理各类复杂情况的经验；在舰队机关工作多年，具有与各业务部门联络协调的能力；身强体壮，无任何疾病，具有南沙守礁所需的特殊体质。”

5条硬邦邦的条件，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舰队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只等通知一到便参加集训，然后开赴南沙。

施娟对部队的一套程序并不完全了解，但她知道积极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是容易被批准的。结婚这么几年，她了解丈夫的脾气，他有他的事业，他有他的追求，他愿意干的事情谁也阻挡不了，他认准的道三头牛也拉不回头，而且工作上的事他从来不跟家里人商量，你要问多了他烦起来甚至会训人的。

不过，这天晚上龚允冲不但没训人，还表现出真诚的歉疚，甚至还讲了些心里话。他对妻子说：“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给你买过金银首饰和一件像样的衣服，家也不像个家。我父母那边病的病，残的残。我的工资全部投进去也不够，还给你带来很多拖累。如今孩子都3岁多了，后年就要上学，这学费也贵得很，咱得有点积蓄呀。我这次要求去南沙，其中也有这点私心，我听说那里艰苦，补助高一些，又没处花钱，一年下来连工资能拿到一万元，这对于咱们这个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随军的事批是批下来了，但你看那个家能离开你吗？奶奶已经卧病在床3年了，我这长孙当兵在外伺候不了，你就在家替我尽点孝心。咱们还年轻，随军的事推迟几年办也不迟，等我从南沙回来，咱把家好好整一整，随军来了也有个窝，你说行不……”

妻子没吱声。龚允冲推了推她，她才如梦初醒，喃喃地说：“说不行还管什么用，你知道我这人最容易哄，你就放心去吧，别把身体搞垮了就行。”

“我的身体不用你担心，从小吃苦惯了，就是苦一点，咬咬牙就过去了。要是我明明知道南沙需要我，却没有胆量去，那才会后悔一辈子哩。”

“那你准备怎样打发俺娘儿俩？”

“说心里话我是舍不得你和女儿回去的，路上遭了那么大的罪，假期还没有满，就再坚持几天，等接到通知那天你再走。”

.....

一周后，龚允冲挥泪送别了妻子女儿，踏上了去南沙的征程。

爱海，因为爱祖国

南沙素有“太阳海”之称。

我军驻守在南沙的6个礁盘，分布在北纬十度线左右，太阳一出海面就直射礁盘，中午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胶鞋底踩在地上都会变形。龚允冲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暴晒关”。

3月的南沙，已进入高温季节。这时由于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在大海上相互抵销的缘故，洋面上显得比较平静，使太阳可以趁机发威。

龚允冲刚上礁，皮肤细白，第一天就得了一项“最佳皮肤奖”（这是官兵们经常开展的一项业余活动——评选“南沙之最”，譬如“最佳故事”、“最佳对联”、“最佳书信”等等），但龚允冲没有把这项纪录保持多久。

他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在室外。海水一泡，太阳一晒，再好的皮肤也会像显影纸一样，立刻变红，从发烫到发疼，第二天一摸就掉下一层皮。脱了三层皮，皮肤由红变紫，由紫变黑，等到黑得发亮时，就成了地道的“南沙人”了。龚允冲在南沙脱皮可不是3层，是20多层，每次脱皮，脊背火辣辣的不敢挨床板，有时暴晒过后还会出现奇形怪状的水泡，皮褪得不均匀，背上黑一块紫一块，真像南沙人形容的“虎斑背（贝）”。

龚允冲第一次守礁就创下了2年零1个月的最高纪录，他在南沙迎接758个火辣辣的太阳，最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南沙第一

黑”。

南沙是高湿区，空气一捏一把水，晒干一把盐，人呆在那里像泡在糨糊里一样，一天 24 小时浑身都是黏乎乎的。这种湿热，穿心透骨，时间一长，不但破皮肤烂裆，而且很容易染上头晕、耳鸣、心慌、失眠等病症，特别是容易患上风湿性关节炎。这是龚允冲过的第二关。

龚允冲上礁时，战友们带了一只体格健壮的军犬，这只军犬是由海军北京房山军犬基地饲养的，曾经凶猛如虎。两个月后，这条军犬患了关节炎，连礁堡上那十几级台阶都上不去，要人抱上抱下。

军犬尚且如此，人就更不用说了。守礁半年以后患风湿性关节炎的官兵不是少数，用他们的俗话说是“关节里有水”，甚至摇一摇能听到响声。老政委亓玉台原来是足球场上的前锋，守礁一年多，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腿上绑着厚厚的护膝，下楼时只能侧着身子，一步一步往下挪。

尽管有不少人得了关节炎，但龚允冲没有被吓倒，他每天坚持跑步 5 至 10 公里，晚上练哑铃、俯卧撑，经常练得通身汗流，使湿热的空气难以进入他的体内，始终保持了健壮的体魄。

龚允冲在南沙过的第三关是用水关。南沙守着大海没水喝，生活用的每一滴淡水都是靠船从大陆运去的，说滴水如油一点也不过分。补给船一般三、四个月去一趟，海上气象恶劣时，这样的周期也不能保证。平时，每人每周只发 12.5 公斤的淡水，供洗脸、刷牙、洗澡用，紧张时每人每天只发两口杯淡水，淘米做饭，都是先用海水，然后再用淡水粗滤一遍，做出来的饭总有一股海腥味。

即使淡水充足的时候，洗澡仍然是一大问题。在此之前，施工部队创造了“南沙桑那浴”，用洗衣粉洒在身上搓一搓，然后用干毛巾把沾着汗渍的洗衣粉抖掉，这样虽然身上去掉了汗味，但

对皮肤的损害极大，人们要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只能寄希望于老天下雨，可以站在房顶上淋个够。洗这种“天浴”也有尴尬的时候，南沙常常是阵雨，有时你打完肥皂还没有冲洗，便会雨过天晴，战士们个个大眼瞪小眼，显出无可奈何状。

这些对龚允冲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最难熬的还是孤独寂寞。刚上礁时，一切都是新鲜的，日子还好过。一个月之后，该读的书读完了，该看的景色看完了，该说的话说完了，天天都是那几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天天是那几件重复来重复去的事情。有人便总结说：抬头是天，低头是海，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脚上海浪涌，两耳满涛声。有的战士为了增加新鲜感，就开展牙膏皮、罐头盒上说明书的倒背比赛。晚上几个人坐在房顶乘凉，比赛讲笑话，谁讲的新鲜、幽默，谁就可以获得一盒水果罐头。但讲来讲去，谁也讲不出新鲜的玩意，你刚讲个头，别人就接过去讲结尾了，最后只好一等奖空缺。这时候，大家最盼船来，盼信来，那怕从海上飘过来一个玻璃瓶，一只拖鞋，一段木头，大家都会饶有兴趣地研究半天，甚至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补给船一来，礁上真像过节一样，几个月盼一次信，一来一大堆，官兵们管这叫“感情集束炸弹”和“电视连续剧”。可是，拆信的时候，心里又总是忐忑不安，生怕信中有不幸的消息。有了喜事更是舍不得一口气读完，有时一封信读一半留一半，慢慢来享受。收不到信的人就惨了，脸拉得老长，或坐在海边胡思乱想，或发脾气摔东西，因为他至少要再等半年才能得到亲人的消息。

龚允冲曾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补给船来了没有他的信，他记述了自己的感受：“……多么扫兴啊！看到别人在看信，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守礁官兵不仅要能适应异常艰苦的环境，还要具有改造环境，建设家园的苦干精神。用龚允冲的话来说就是：“苦干不苦熬，苦

熬吐出来的还是苦水，苦干才能变苦为甜。”

在远离大陆的南沙，要守住礁盘，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不能在礁盘上种出蔬菜，关系到部队的生存；在茫茫大海的孤礁上，创造绿色就是创造生命。

龚允冲到南沙之前，永暑礁已经开始试种蔬菜，但由于环境对生命的苛刻，特别是对来自大陆绿色植物的排斥，几次试种都没有成功。守礁官兵吃菜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官兵们长年累月吃罐头，吃得大家口腔溃疡，不少战士患了“罐头病”，见到罐头就吐酸水，犯恶心，就盼着能吃上一顿青菜。馋青菜馋急了，有的战士就用紫药水画上一溜茄子，用红药水画上一堆西红柿，贴在餐桌上“解馋”。有一天，炊事员淘米时，突然发现海面上漂来几条青菜根，眼睛顿时一亮，急忙捞上来，细心洗干净，煮了一盆汤。那一顿饭，大家吃得真是香。

这时候，龚允冲凭借着以前在部队搞农副业生产的经验，主动请领了“菜地管理”的头衔。补给船从大陆运来了泥土，带来了菜种，他们在永暑礁地建起了第一块人造菜地。

南沙种菜，可不是好玩的。太阳一出来，便像下毒一样，种子刚发芽，烈日一烤，马上就萎缩了，好不容易保住几根小苗，西南风一吹，菜苗就烤焦了。在这里，龚允冲摸索经验，先后试种了二十多种菜，经过精心管理，西红柿长得只有拇指大，空心菜刚长叶就开花，茄子光长杆不结果，种的大南瓜结出来像黄瓜，气得战士们骂它们“变态”。

龚允冲带领大家一点一点地摸索试验，青菜一茬一茬往上长。他们种的小白菜绿油油了，但突然间出了很多虫子，龚允冲和几名战士连续半个月天天深更半夜爬起来，打着手电到菜地捉虫子。南沙的老鼠是一大祸害，据说建礁堡时一次补给，搬运货物带上来几只老鼠，有的战士要打，有的却说在南沙挺寂寞的，有老鼠做做伴也好，就手下留情了，结果半年之后就泛滥成灾。南沙的

老鼠同样缺乏维生素，对青菜特别感兴趣，它们明目张胆地在菜地里乱窜，糟踏菜苗。战士们气急了，一天晚上，龚允冲用烂菜叶做诱饵，一麻袋抓了 27 只老鼠。

鼠害消灭了，菜苗长起来了。望着绿油油的小白菜，龚允冲满心欢喜。一时间，菜地成了一大景观，早晚官兵们都来到菜地浏览，照像，谁也舍不得吃，并且要等着记者们来拍摄、报道。想不到有一天突然刮起西南季风，晚上风力增大到 9 至 10 级。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小白菜都被风烤焦了，叶子像炭灰一样。龚允冲伤心地流了泪，这是他到南沙之后第一次流泪。

龚允冲伤心不灰心，他又领着大伙用竹杆和旧木板建起了防风墙，在顶上拉起防晒网，并用草席编了一些活动盖子，当太阳毒辣或刮大风时，就盖上去压上石头，后来被推广为“三防菜地”。现在，不仅永暑礁种菜获得了成功，其他各小礁也都搞起无土栽培。在南沙的生命禁区里，还种出了辣椒、黄瓜、萝卜、豆角等等，官兵们能经常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了。

到过永暑礁的人都会看到，在两幢建筑的中间，悬挂着一个 3 米见方的大字——“家”。“以礁为家”，“爱礁爱家”，“建礁建家”，这是南沙守礁人的高尚情怀，龚允冲就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在南沙的每畦菜地上，分别标上共和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和共建城市的名字：北京、黑龙江、辽宁、新疆、江苏、广东、海南、西藏、福建……这里又被称为南沙的“锦绣中华”。在南沙还有一种从大陆带去的、生命力极强的小红花，学名马齿苋，官兵们给它起了个很特别的名字叫“死不了”。这种花耐干旱，易扎根，很快就红遍了南沙各礁。1991 年，南沙各礁通电协商，一致通过“死不了”为南沙的礁花。坚韧不拔、顽强生长的“死不了”，成了南沙卫士的象征。

为了把南沙礁盘打扮得更美丽，龚允冲和他的战友们利用休